

袁枚的讲究

章宪法

禅师劝袁枚皈依佛门,袁枚问:“那样可以娶老婆吗?”禅师曰:“不娶。”袁枚又问:“可以杀生吗?”禅师道:“不杀生。”袁枚不问了,叹了一口气:“真个如此,用不着四五十年,人类尽绝,天下满是牲畜。”

袁枚是一位才子,也是一位智者,唯独修不了佛,炼不成仙。袁枚坦言自己有九大嗜好,“好味,好色”居首。好友唐静涵的婢女方聪娘,袁枚看上了,因为其善烹调,唐静涵只好将她赠予好味、好色的袁枚当小妾,袁枚这是一箭双雕。

美食是对味蕾的尊重,是对生活的热爱,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“好味”的袁枚,一生著述等身,更以一部《随园食单》令人心悦诚服。不同于一般饕客的口腹之欲,袁枚将饮食提升到了哲学高度——食材的时令性,关乎天人合一;烹饪的精简化,体现老庄思想;宴饮的仪式感,则是礼乐实践。

于日常饮食中提炼出的美与哲学,这便是袁枚的“讲究”。林卫辉有一本《袁枚的讲究》,从粤菜的鲜、官府菜的雅,到茶与酒的品鉴,再到袁枚对吃的讲究,以独特视角与美食文化底蕴,将《随园食单》重新摊开,呈现出袁枚生活美学的三维空间。

袁枚是浙江钱塘人,却对粤菜情有独钟。《随园食单》展现了粤菜鲜、嫩、滑、爽的特点,以及袁枚对饮食的极致追求,对食材本味的讲究。《袁枚的讲究》则是基于现代背景,对《随园食单》作以全新解读:官府菜部分,展现出袁枚广泛的社交生活,以及清代官场的饮食风貌;茶与酒的品鉴部分,尽显出袁枚对风雅生活的极致讲究;谈酒

论茶诸篇,又是对袁枚多层面的解读——袁枚反对铺张浪费,反对“拼酒”,甚至反对给客人夹菜,体现出对客人自主选择的尊重。

《袁枚的讲究》最见功力之处,是深入揭示袁枚生活美学背后的社会经济基础。袁枚之才之智,不是逃禅修仙,不是不食人间烟火,而是经营田产、出版畅销书,收受门生馈赠等。袁枚卖书,最狠的是卖“签名本”,一本书顿时增值千金,为其“讲究”的生活谋求物质支撑。

但是,真正的“讲究”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,而是将生活诗化为艺术品,在世俗中触摸超越。袁枚的“讲究”,又是在饮食起居中品味人生,将生活过成一首诗。袁枚的得意门生陶怡云,知道老师对吃特讲究,有上等的螃蟹便送了过去。袁枚食后感觉甚好,便对陶怡云说:“宋之问的‘不愁明月尽,自有夜珠来’,你知道吗?这螃蟹就是‘明月’,你再送只鸭子,那就有‘明珠’了。”

老师怎么会是缺鸭子呢?他太讲究了,或是对厨子买的鸭子不满意。于是,陶怡云挑了一只瘦骨嶙峋的鸭子,又在精美的外包装上写了“雏鸭”二字。袁枚听说鸭子送到了,赶紧跑出来亲自“验货”。然后,给陶怡云写了一封信:“你说是‘雏鸭’,它怎么像我一样老态龙钟呢?真是‘雏鸭’,莫非它就像你一样少年老成吧?这要是煮了吧,我又没有西王母的铁齿铜牙,嘴里嚼出锯木头的声音;要是养着吧,我又没有吕洞宾的仙丹妙药,让鸭子重新返老还童。算了吧,还给你。”

就算对老鸭子不满意,煲老鸭汤不好吗,何必选择“退货”?但是,袁枚太讲究了。阅读《袁枚的讲究》,简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。



孤舟 李海波 摄

母亲是光

张晨越

母亲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。在我幼年时,她白天在学校教书,下班后就立即回来帮我按摩、做康复训练。当我还不会移动脚步时,她用头顶住我的臀部,双手紧握我的脚腕,一步一步教我学走路。她总是蹲在地上,扶持着我,每在家里走完一圈,我俩都浑身湿透。夜晚睡觉前,母亲继续为我按摩。我最怕按摩,因为每一次都剧烈疼痛——我的脚跟无法落地,只能用脚尖点地。她用手掌将我的脚尖向上推,每每让我痛出眼泪。母亲总是说:“要想走路,再痛也得坚持。”

到了学龄,母亲带我去她任教的班级读书。每天放学,她总是牵着我的手练习走路,锻炼几乎占去了我们所有的课余时间。忙完我的训练,她才能开始批改学生的作业,往往已夜深人静,灯光下,她的身影总伴着一叠叠作业本,忙到凌晨是家常便饭。

我九岁那年的一个下午,放学后,母亲照常牵着我的手穿过操场。忽然,她悄悄松开了手,我不由自主地向前迈出几步,果然摔倒。母亲奔过来,不是扶我,而是紧紧抱住我,声音哽咽着说:“晨越会走路了!”那一刻,她的眼里有泪光闪烁。从那以后,我可以慢慢从家走到教室,虽然短短五十米的路程要走上一个小时,但每一步都是奇迹,每寸进步都凝聚着母亲的爱与坚持。

母亲对我从不娇惯,无论是锻炼还是学习,始终用对正常孩子的标准要求我,她会因我的不听话而批评我,也为我的每一点进步而骄傲。如今回想,正是她的严格教育,塑造了我乐观向上、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
小学毕业后,由于身体和家庭原因,我没再继续学业。起初我蜗居在爷爷奶奶家,母亲不断鼓励我走出家门,我从最初走五百米需要四个小时,到现在二十分钟就能走一公里,每一步跨越都有母亲默默的陪伴与支持。如今,我已可以独自去附近转转,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尽管为我付出大量时间,母亲在教学工作上依然兢兢业业、认真负责。我们家住在学校,经常一大早就有学生来找她辅导功课,她总是耐心地讲解,从不敷衍。放学后,她常带学生到操场,通过游戏激发大家对语文的兴趣,她独创的“娱教结合”法,深受学生的喜爱。

有一次,母亲要带我去外地做手术。一位家长误以为她要调走,特意赶来挽留,动情地说:“老师,您不能走,孩子们需要您!”母亲连忙解释只是暂时陪我去看病,还会回来。那位家长这才放心离去。



彩云下的锅庄舞

肖 遥

最近空气清透,傍晚时分,从窗口一眼瞥见外面的天空,云的轮廓清晰立体。赶紧起身冲出去看云,夏末秋初的云比花还好看,下楼抬头看到蓝幽幽的天空上漂浮着两朵灰色云彩,就像两条在深海里游过的巨大的鲸鱼,遮天蔽日的鲸鱼游过天空,有种心惊肉跳的壮观,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呀看,对面并排三辆童车推过来,三个妈妈边走边聊着育儿经,车上的懵懂婴儿扳着自己的脚指头往嘴里送,所有人都浑然不觉天空正在发生的奇迹。

小区院子里楼太高,挡住了很多天际线,鲸鱼的形状和颜色每一瞬间都在千变万化,我急切地想看到整个天空的全部鱼类,就加快脚步往外走,大门口勉强能看到更大的天空,但还是有一部分天空被横七竖八的立交桥割断了,更广阔完整的天空要继续往北走,到幸福林带的大广场上去看。

到了林带,云却已经没有刚才好看了,有点过于朦胧,像一个睡不醒的梦。林带里有三波广场舞队,第一波是两个老人在领舞,表情闷骚但是不油腻,动作呆萌但是不呆板,把围观的老太太们逗得前仰后合,真是两个有趣的老灵魂;第二波领舞的男士戴眼镜,神情严肃紧张,表情和他跳的劲舞形成强烈的反差,就像是不堪课堂压力冲出来放飞自我的中学老师,这支队伍老中青穿啥的都有,应该都是路过的人,忽然被节奏铿锵的音乐卷了进去,在这种重金属音乐之中,只有跟着音乐摇摆摇摆,释放出自己的情绪,才不会被这种强烈的节奏所困扰。我努力挣脱这股龙卷风样强势的节奏,继续往前走,路上有一个人在唱歌,唱得声情并茂,但是完全听不清他的唱词,大约是因为他太投入

了,以至于听不出来他在跑调。

第三波人跳的是锅庄舞,中间一圈领舞小伙子们跳得活力四射,一位穿黑T恤的小伙子跳得尤为张扬狂野,他反戴棒球帽,腿就像两条O形的弹簧,模仿的是骑马姿势,我们戏称他叫“罗圈腿”,他的动作幅度夸张,舞姿轻盈自由,将马背上民族的舞蹈跳出了现代舞和爵士风,其它几个领舞小哥的动作卡点整齐,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表达和诠释,或痞帅或幽默,或矫健或舒展,同样的动作,每个人却都能轻松跳出自己的独特风格。

看到这些蹦跶得比小马驹还扎实的舞蹈家们,我想起多年前去云南泸沽湖,看到的摩梭族跳锅庄舞,也是一群帅哥领舞,舞姿端庄沉着、动作优雅精致,焕发着一种神性的美感,从伴舞到围观者都为之倾倒,舞蹈结束后自觉排队与他们合影。而今,新一波的锅庄王者又崛起了。

我本来是去看云的,却不由自主跟着他们跳起了锅庄舞,跳着跳着,夕阳染红了云彩的边缘,云彩像是被点燃了一样,越来越多的云彩被镀上了层层金边,变得红彤彤金灿灿的,天空忽然就瑰丽璀璨起来,我边跳边看着天空这一幕一幕美景,幽蓝的天空深邃无边,镶着金色的彩云旖旎瑰丽,音乐也变得深情动人。我跳呀跳呀,直到天边的云彩都暗淡下来,最后一支舞曲也结束了。这些民间舞蹈家们三五成群准备离开,当他们走过观众们身边,享受着围观者恋恋不舍的目光,“罗圈腿”又高高地弹起来,嘚瑟地就像走花路。

我回去的时候,那个跑调的人还在深情歌唱,我走远了,他的歌声还追着我:“简单爱心所爱,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,所有花儿都为你开,所有景物也为了你安排……”